

母亲去世之后,父亲的问题就摆到了我的面前。要说也不复杂,把父亲带回城,与我一起过生活就是了,可父亲同大多数乡下老头一样,并不喜欢过城里的生活。城市生活在父亲眼里,无异于囚禁他。但不把他问题解决好,叫我如何安心工作呢?

父亲反复对我说:“没事的,我一个人能解决生活问题,不就是三顿饭吗?我身体这么强壮,你怕什么?”

说归说,从父亲的神情里,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焦灼。父亲对母亲的依赖很深,基本上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。母亲常对我们说:“你们的父亲,为了支撑起我们这个大家庭,吃尽了人间苦。”有一天,母亲突然对我说:“容儿,我要是先你父亲而去,你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。他不会做饭,他会饿死的。”

我说:“放心吧,妈!我能让父亲饿死吗?”

几年后,母亲果然走在了父亲的前面。

我知道,要做通父亲的工作,同我一道生活,是困难的。这不只是他的脾气倔,而是他是一个从不愿给子女添麻烦的人。他对我说:“你别动那个脑筋,我不会跟你去的。你妈妈刚走,她会时常回来的,我若随你去了,她回来看见空荡荡的家,会难过的。”一次又一次的劝说之后,我生气了,我说:“您要是不随我去,我就搬回来住。”没想到父亲竟高声对我说:“你以为你这是孝吗?不尊重老人的意愿,强迫他做不愿做的事,这才是不孝!”

接下来的数天,我变得极其痛苦,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办法。这时,我的姐姐给我出了个主意,要跟我一块去做父亲的工作。

一个周日的上午,姐姐买了菜,提前到家把菜做好。姐提议让我陪父亲喝两盅酒,父亲端起酒盅时竟然哭了,他说:“你妈妈好几天没回来了。”我和姐姐不知说什么好。父亲说:“她肯定生我气了,你们老逼着我走。”

我见时机已成熟,就把姐姐的主意端了出来。我说:“爸!不是我们逼您,您一个人在这里生活,我们放心不下啊!既然您不愿离开这地儿,我和姐商量了一下,就让您住这里不动了。”

父亲说:“真的?”

我说:“真的。”

“但是”,姐姐接过来,“我们想给您找个老伴,帮您洗洗衣服、做做饭,陪您说说话。”

父亲打住姐姐的话,说:“馊主意!馊主意!你妈肯定要生气。”

姐姐说:“妈妈看见有人照顾您,她会高兴的。这也是妈妈生前的心愿啊!”

父亲一仰脖子,把一盅酒灌进肚子。姐姐朝我使了个眼色,我心领神会,接过父亲的空酒盅,又给斟了一杯。

父亲接连喝下三盅酒之后,他说,他要睡觉去了。

说实话,我真佩服姐姐,她太有才了。没出一周,她竟然找了三个老太太。她说:“下午我带你去看这三个老太太,你从中选一个。”我说:“姐!还是让父亲选吧,又不是我找老婆。”姐说:“要是咱们把三个老太太一个一个地带给父亲看,那非黄了不可。”我说:“怎么就黄了呢?”姐说:“父亲哪有心思挑选?咱们看好后就直接把老太太送到父亲那里。”我说:“人家老太太还没见父亲呢,能这么简单?”姐说:“三个老太太都认识父亲。”我只好听命于姐,分别见过了三个老太太。

第一个老太太有一儿一女,但都不孝敬老人。老人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,屋子收拾得很整洁,像极了母亲。老人不到30岁就守了寡,独自把两个孩子养大。姐姐同她谈了之后,她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看完这个老太太,我对姐姐说:“下面的不要看了,就这个人了!”姐姐说:“你对她印象这么好?”我说:“她像母亲。”姐忽然哭了起来,说: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我们问老人有什么要求,老人说:“你们去跟我的儿子说一声。他虽然不孝,可我毕竟还是对他!”

她儿子住在村子的东首,同我姐姐也熟。知道我们的来意后,他说了一句话:“改嫁可以,但你们得给我50万块钱。否则,什么都别谈。”

第二个老太太,身子和脸都十分臃肿。老人的



老伴25年前出了车祸,走了。她一辈子没生育,抱了个养女。我担心老人的身体。

第三个老太太,我们去时,她正在门口坐着晒太阳。姐姐连叫了她三声:“婶婶!”她竟像没听见。我们走近时,她问:“你们是谁啊?”我阻止了姐姐同她的对话,我拉着姐姐的手,往门外走去。

之后我就出差了,姐姐叮嘱我回来尽快把这事办了。可刚回家后,父亲竟专程来单位找我,对我说:“我今天找你,是想告诉你,我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那天,你和你姐姐走后,你妈妈就来我梦里找我闹事了:她一把抓住我的衣领,质问我:‘你想找女人了?’我忙不迭地说:‘没有!没有!是容儿干的事,是容儿……还有他姐姐出的主意。’你知道,你妈妈从未动过我一指头,可这回,她真的生气了,上来就抓住我的衣领。(说时,父亲拉过衣领给我看)瞧,这好端端的衣领,被你妈抓坏了。”

“你妈妈是哭着走的,我爬起来去追她,她头也不回地走了。”

“第二天晚上,你妈妈没有来。我心里还是怕得很。不是怕她来抓我的衣领,而是怕她误会我。”

“第三天晚上,你妈妈来了。我一见她,即刻就向她表白:‘那事真不是我干的,你去问容儿。’你妈妈这回笑了。但我能看得出,她那个笑依然不是开心的笑,她对我说:‘老茂(我父亲的名字)!你一个人怎么成呢?容儿帮你找一个是对的。我每天看到你笨手笨脚地做饭,起先我是笑,后来就哭了。我就知道离开女人你活不了。可你若找个女人,总得给人家一个说法——我的意思是,你抽空去民政局那里了解一下,问一问咱们夫妻关系是否可以解除?这样你才能重新找人,结婚。那个女的也是这样。她也应该跟她死去的男人办这样的手续,之后,才能同你过日子。否则,你们两个人都犯重婚罪。’

“我对你妈妈说,‘你哪来这么个稀奇古怪的想法?人死了,婚姻关系就没了,哪还需要办什么手续?’你妈妈说:‘不对!不是你说的这样子。如果说人死了,婚姻关系也就不在了,那我问你,为什么你死后还回到我这里?你之所以死后还要回到我这里,证明我仍是你的妻,你仍是我的夫。我们的婚姻关系还在。’

“我被你妈妈的话弄蒙了。我想了想,觉得她说得很在理。我们活人愣是没往这上面想过。如果我听你的,找个伴,那我死了再回你妈妈那里,这个伴死了再回她老头那里,这分明有背叛的意味在里头。我不好跟你妈妈交代,她也不好跟她老头交代啊!如若我和这个伴去领结婚证,那就意味着我们各自都不能再回去——我们死后要葬在一处。这么一来,你妈妈呢?你妈妈怎么办?这个伴的老头呢?老头怎么办?”

“天亮后,我坐上了头班公交车去了城里。又打了一辆出租,把我送到办结婚证的地儿。我跑过去

问他们:‘请问同志,我老伴不在了,我若想再找个伴,要不要先解除婚姻关系,再办结婚证呢?’里头的人一下子笑了,其他几个人全笑了,说:‘这两种手续都不需要。’我说:‘如果后一个和我不办手续,那我们在一起这叫什么呢?’窗口里的人说:‘这老头还挺讲法的啊!’说时就让我快过去,让后面的人来办离婚手续。”

“他们说讲法,其实我什么法都不知道,尤其这婚姻法,我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。儿子,你是工作的人,你应该懂,你能跟我讲讲吗?”

我知道,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。而对于父亲的提问,我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因为,说实话,关于婚姻法的内容,我亦所知甚少。为了回答父亲的提问,我找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,从头看到尾,我竟没找到母亲所说的那方面内容。依我的理解,制定法律的人可能认为,夫妻双方中一方死亡,其婚姻关系即自行解除。也就是说,两个人的婚姻固然是经过法律许可的,可若一方死去了,那另一方即可视他们的婚姻到此结束。换言之,婚姻法只管活的时候,不管死了的时候。这样的法律是不是该叫不负责任呢?或者说,这样的法律是不是不完备呢?母亲说得对,夫妻一方死了,如果另一方想再婚,就应该到拿结婚证的地方办个手续,告之婚姻登记机关,我们中的一方突然死亡了,我们这证是不是该收回?

如果父亲再找个伴,那么父亲该不该跟她办个手续呢?办,即意味着结婚,而父亲同母亲的婚姻并没有解除啊。不办,那父亲与他的伴,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?

我有些犯难。但我不能把这“犯难”讲给父亲听。

在父亲找伴这件事上,我默然了许久,尽管姐姐不断地催促着。我愈来愈认同母亲的思想。同父亲一样,我也时常梦见母亲,只是我的梦与父亲的梦想总是相反的。原以为母亲会责怪我,甚至会像对待父亲一样,来抓我的衣领。可母亲来我梦里时,总是一脸的笑,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。

接下来,我想我应该同姐姐说说这事了,我不能不跟她说,因为,她是如此急迫地想给父亲找个伴。终于有一天,我对她说起了父亲的梦。姐姐突然就哭了,而且是那么地伤心。她哭着说:“妈妈!不是我们故意同您过不去,也不是我们因为您不在了就不爱您了。不是的!真的不是的!我们只是不愿看到父亲一个人艰难地生活。”听着听着,我忽然哽咽起来。紧接着,我便痛哭失声。我突然意识到,我并没有真正地了解母亲的心思。“母亲以为我们不爱她了。”姐姐边哭边对我说。

在我心里,我也总觉得父亲的那个梦,是母亲认为我们不再爱她了!每每想到此,我的心便会酸涩不已!母亲!我们怎会不爱您呢?

3年前的冬天,在凤凰腊尔山上,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只有5张课桌的教室,黑板上工工整整写着粉笔板书:“妈妈/妈妈是家里的星星/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”。这几行粉笔字,在我的脑海里储存着,每一个字里都镶嵌着几个清澈的、渴盼的星星,忽闪忽闪地

湘西边城凤凰古城,有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誉。位于腊尔山的吉乐村,在凤凰县景点分布图上不属风景点。凤凰县域图如苗家阿妹头上的银饰,在北边顶尖的一支银簪上,吉乐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星点,与吉首市和花垣县交界。从吉首市区出发到吉乐村,地图上的距离是60多公里,开车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当地人口里的吉乐没有名字那么吉祥快乐,它是凤凰县最边远的苗族贫困村,直到几年前才通公路,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,村里大多是朽木支撑的危房,是个远近闻名的“光棍村”。对于游人来说,习惯于在凤凰古城品尝丰富的美食,欣赏神秘的湘西歌舞,沉醉沱江的静美与闲适,他们是无法想象风景背后的另外一个世界的。

车行二十几公里过吉信镇时,想起清朝建立的苗族最大书院三潭书院,十余年前我曾去寻访过,书院在万溶江边,江湾有杨柳潭、罗布潭、漆树潭,三潭之上的山丘就是书院遗址。

还记得那有100多年历史的书院主楼雄峙于山顶,被参天的古柏与飘香的金桂环抱,院内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,四合天井画廊曲栏以及花木扶疏,都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,也不知现况如何?沿万溶江溪谷往西北腊尔山区行进,视线无法穿越叠嶂的山峰,这里已是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寒台地,最高峰超过了千米。车在盘山公路上蛇形,峰峦连绵,谷深坡陡。芭茅在山野里披头散发疯野着,山坳里的水田池塘闪着碎银子样的光,大树不多,大多为低矮的灌木丛,在石灰岩上薄薄的土层里顽强地生长。路过的禾库天星山有古战场遗址,三面环水、峭壁千仞、地势险峻,清代乾嘉年间腊尔山人吴天半率领的大规模苗民起义以此为据点,与清军对抗10个月之久,那些石卡石碑沟沟壑壑淹没在高山草莽间。

过了禾库镇、芭科村、米良乡等苗语地名,车停在了一片白墙青瓦的建筑群前。11月间,虽然太阳白花花的,可是比山脚下多了刺骨的寒气。一条平整的水泥车道,两排别墅式样的四合院,白墙、青砖、黑瓦、翘檐,门前一溜的桂花树,拨弄着高山的阳光。我还以为到了一个山村别墅区,可是,眼前一群学童在高高的旗杆下你推我搡地嬉戏着,一栋与别墅群并排的新房分明挂着一块牌子:凤凰县米良乡吉乐小学。

几个大胆的男生女生,好奇地在台阶高地上挤成一团,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嬉笑着。留着盖头、拖着鼻涕虫的男孩,笑着露出了豁牙,头顶着红绒花、穿黄棉袄的女孩,笑得像山野的小菊花。一个裤子膝盖磨烂了的小男生,脸上乌七八糟的花脸,独自呆立在台阶上,瞳仁里有种倔强夹杂着一丝渴盼的光。几个女生在跳着橡皮筋,一个黑白花裤腿上绊了橡皮筋的女生一心两用,手里端着饭盒,一边扒拉着饭粒,一边忠于职守;一条黑白小花狗仰头盯着女孩的饭盒,在期待着撒漏几粒饭粒下来。另外一只大白狗,守护着一个红花裤女生,女孩坐在台阶上,心无旁骛地在膝盖上写着作业。

我是平生第一次看见只有5张课桌的教室,但是黑板上写的工工整整的粉笔板书,让我对这位教师心生敬意:“妈妈/妈妈是家里的星星/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”。隔壁的另一间教室,有12张课桌,黑板上也是一样的一丝不苟的粉笔板书:“赠汪伦……”

教室的门槛上,坐了个穿红格子裤的女生,套着雨靴,膝盖破了一个大洞,露出了绿色的秋裤,她手里的课本已被揉搓得像腌菜一样。红格子裤女生一脸的亮壳子污垢,头顶三个羊角辫,黑亮的眼睛像星星,略有点忧伤。是不是上节课老师讲的诗歌,提到了妈妈,触动了她对妈妈的思念?这样的晴朗天气,又有平整的水泥路,这些孩子怎么还穿着雨靴呢?与教室并列的两排乡村别墅都是这些孩子们的新居,可是,大部分人家都落了锁。据说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外出打工了。

走进一户有主妇在家的院落,前院是三居室,后有小院,分布着小块菜地、厨房、洗手间,院落紧凑简洁,设施齐备。在传统的柴火灶台上方,悬吊着两大串红辣椒,把一个厨房间都映照得红火起来,也映衬了山里女主人的笑靥,她说:“是政府出钱给我们修了这些漂亮实用的新房子,儿子也要娶了新媳妇,我等着抱孙子呢!”只是这些新居里,烟火太少,更是少见青年男女的身影。

在村头有块“搬迁新居碑志”,简约记录了39户人家的吉乐村的过去。“米良苗寨,名曰吉乐,地处高寒,地域偏僻。群山阻隔,山高路险,世代苗民,肩挑背负,贫穷落后,苦不堪言……39户,乐置家业。”修成落款时间是2013年10月。碑志的坡下,就是村民的旧居。“地无三尺平,半年无天晴,常年雾中过,冬春冰上行,竹编牛屎墙,有女不嫁吉乐人。”在狭窄、坑洼的泥巴路上小心翼翼地行走,真是有“观景不走路,走路不观景”的体会。

老村子里都是茅草、岩板和竹篱笆盖起的危房。竹篱笆糊黄泥巴的墙壁,像老人露出了豁牙的嘴巴,摇摇欲坠,肥料袋子在墙上打着补丁,也遮掩不住主人的尴尬,怎么容得下一个女人在这样的茅棚生儿育女?

一个头扎冲天炮的女孩立于门前,堂屋里有个佝偻着身子的老者影子在摇晃,我们善意地给她打个招呼,问她怎么不到学校去。她木然地抿着嘴巴,不知是听不懂我们的話,还是有着什么心事。

黑暗中传来家猪的哼哼声,一只芦花鸡在另一间只剩下木柱框架的门厅前啄食,一条母狗剧烈地狂吠,原来身边护着几个蠕动的幼崽。

吉乐地域偏僻,地处高寒,初雪初霜比县城附近要早15至20天,农事相差一个节气。山里田地少,石灰岩又蓄不住水,地里的主要出产就是一些玉米、黄豆、花生。在玉米秸秆地里,一头白山羊,孤身只影地在觅食,对于一路行人,回首一望,十分淡然的眼神,与那些寂寞地留守山里的孩子们的眼神极为相像。那些眼神里,都有些孤独和渴望,是对父亲母亲的渴望,还有对大山外面世界的期盼。

回转到吉乐新村,一种强烈的视角反差,仿佛穿越了山民几百年的生存方式。教室外面一个孩童都没有了,教室里传来了一个男中音的诵读声。一年级教室12张桌子24个人,老师在上课,二年级5张课桌10个学生在自习做作业。还有三个编外“学生”花狗黄狗和黑狗在守护。老师在讲课,小花狗在讲台旁也像在旁听,又像是助教,维持秩序,见生人在拍照干扰,踱步过来警示。据说,老师姓龙,这些孩子们也都姓龙,他一个人,守护着这个村里的孩子32年了,而这些孩子们的父辈,也是他教出来的学生。

我们没看见过去的教室是如何的简陋,龙老师的待遇是如何窘迫,但是,我们可以想象出这32年背后的寒凉苦楚。老师悠缓的领读声,混合着稚嫩的童声穿破寒冷,使得这个寂静的山村升腾着生气。

一个老师与32个孩子,与一群忠实的土狗、鸡和山羊们,固守着这方他们祖辈衍生的高寒之土。吉乐小学,一个老师的学校,是这个高寒之地苗寨明亮的星星,与山脚下吉信镇的三潭书院辉映,学校门前的桂花和三潭书院的百年桂子一般,天香百年,浸润着苗家孩童的梦想。

“南亩种庄稼,西窗授门徒”,为了大山里苗族的孩子,坚守自持的龙老师,也成了山里孩子眼里的“星星”。那一排排白墙青瓦,那一条通往山外的水泥新路,是老师和孩子们固守的希望。烤烟、蔬菜、药材、果树、养殖,这些蓝图已经开始在这片高寒之地描绘,孩子们家里的“星星”就快天天明亮着了。

妈妈,是山里人家的星星,照亮了山里孩子的瞳仁和睡梦。留守乡村的教师,是山里学校的星星,点亮了山里留守儿童的心灯与希望。吉乐小学、吉乐生态新居,也是腊尔山区的星星……

三年过去了,不知道腊尔山上孩子们心里的星星,有多少颗回到了山里人家?龙老师与他的几十个山里孩子,一切都安好吧?但愿那些温馨的星星,成群地闪亮在高寒山区的每户人家。

